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趺蹷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脉證治第十九

論一首　脉證一條
方五首

師曰病趺蹷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陽經傷也

按仲景叙男子雜症至收羅細碎諸篇未及者歷言之師曰病趺蹷其人但能前不能却此風寒之邪客于踝後腨中非藥力所致也刺腨入二寸以洩散其風寒趺蹷可愈矣然刺之于何經之穴師示之曰此太陽經傷也按太陽經之正支下行循合陽下貫腨內至承筋承山飛揚附出外踝後之崑崙至小指外側端之至陰穴則其爲太陽經則腨內之刺有可用法之處矣

病人常以手指臂腫動此人身體瞤瞤者藜蘆甘草湯

濕痰凝滯關節則腫風熱襲傷經絡則動治風治熱必兼治痰按藜芦性能吐風痰故主之佐以甘草養胃也古人急于胃者如此

主之。

藜蘆甘草湯方 未見

按病人常以手指臂腫動者。非暫時浮腫。或出于一時。風熱外襲也。且此人必身體瞤瞤者。風熱不止外襲。乃內蓄風熱之證也。熱可內蓄。風亦可內蓄乎。此風蓄于經絡之間。而熱滯于營衛之分。不治必爲風痺矣。主之以藜蘆甘草湯。註云。方未見。然二味爲湯。即可以療此疾也。藜蘆性微寒。消痰。甘草性甘平。益胃。甘以息風。寒以消熱也。

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屎白散主之。

雞屎白散方

雞屎白

右一味爲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溫服

按轉筋之爲病風寒外襲而下部虛熱也診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弦者即緊也風寒入而隧道空虛也直上下行全無和柔之象亦同于痙病中直上下行之意也風寒入而變熱熱耗其營血而脉遂直勁也轉筋本在腨中乃有上連少腹入腹中者邪熱上行由肢股而入腹裏病之甚者也主之以雞屎白散雞屎白性微寒且善走下焦入至陰之分單用力耑本草謂其利便破淋以之療轉筋大約不出泄熱之意耳然此此治其標病轉筋止而其本病又當別圖補虛清熱之方矣

陰狐疝氣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蜘蛛散主之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兩

右二味爲散，取八分一匕，飲和服，日再服，蜜丸亦可。

(按)陰狐疝氣也，卽寒疝之病，又名之爲陰狐者，就其陰寒息氣而名之也。寒濕在下，腎囊必濕，腎主臭，其氣必腥臭，如狐之臊也。其證必偏左偏右，而偏左右之中，有大小不同，且時時上下，下部虛寒，發則墜而下，息則收而上也。主之以蜘蛛散，蜘蛛性本微寒，能治丁腫，是開散之品也，今熬令焦者，變其寒性爲溫，而用其開散之力也，佐以桂枝升陽散邪，治疝之理，不亦明乎。

問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脉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蚘虫。

蚘虫之爲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

粉蜜湯主之。

甘草粉蜜湯方

甘草 二兩　粉 一兩　蜜 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內粉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瘥即止

按蚘虫之病仲景于傷寒厥陰篇已詳言之茲復叙于金匱中。問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脉當沉。沉者氣凝血滯塞而不通之象故痛也。若夫弦而反洪大則非氣血之爲病矣何也弦見于沉中。或陰寒內結之象如反洪大之弦則于沉脉大相逕庭矣。知有蚘虫擾亂腸胃而作痛也。洪大者熱脉。而弦者虫脉也。因熱而蚘動因蚘動而腹痛此病之由來也。故蚘虫之爲病又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

有時蟲之下行爲腹痛。蟲之上行爲吐涎。心痛。其根皆出于胃虛。蚘不安耳。毒藥者。殺蟲之藥也。胃虛蚘動。以毒藥殺之。蟲必更動。所以不止。安其蚘而痛止矣。主之以甘草粉蜜湯。甘草蜜。以甘養胃。治其虛也。佐以粉者。取其體重。以鎭墜之也。煎如薄粥。溫服。理胃安蚘之義曉然矣。此胃中虛而微熱之治。

蚘厥者。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臓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

蚘厥者。烏梅圓主之。

烏梅圓方

烏梅三百箇　細辛六兩　乾姜十兩　黃連一斤

當歸四兩　附子六兩炮　川椒四兩去汗　桂枝六兩

人參　黃蘗各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臭等食

按若夫胃虛寒而蚘不安、又另出治法、蚘厥者、胃中虛寒之證也。已見其文於傷寒論厥陰篇中、茲少省其文。而理則同也。主之以烏梅圓、諸家註、原文及方義、俱詳于彼、不必復敘。當合彼此通觀之、自明、

婦人妊娠病脉證并治第二十

論三條 方九首

師曰婦人得平脉陰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方見利中

按婦人男子同其臟腑而氣血分主不同故婦人三十六病不列于凡病一百九十八證之內此三十六病大約皆經血通閉胎孕生產之故悉男子所無者也所以仲景另立婦人病爲一卷而首言妊娠易云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妊娠者形化之無窮即氣化之不已者也婦人經血應乎月故三十日一至男子精氣應乎日故隨時可得男陽物也陽靜耑而動直婦人陰物也陰靜翕而動闢婦人二十九日經血不至靜翕也每月一至動闢也闢則能受矣男子濇然無欲則精氣不知在何所以存靜耑也慾動情盛則精氣不知自何而來動直也動直之道乾道也父道也乾道成男

翕闢之道坤道也井道也坤道成女此妊娠之所由成也易又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合天地萬物以言之而妊娠之理與氣俱明矣于何辨之師曰辨其有無于脈婦人得平脈無病之人也然陽脈盛大陰脈小弱是舊經血已盡新經血方生乃所生之血歸于胎胞以養妊娠而血分遂覺不足氣分遂覺有餘故陰脈獨見小弱也陰虛必內熱生內熱生必渴此其可徵者一也內熱者必消穀而能食妊娠在身氣血聚于下下盛上虛虛熱必不能消穀思食此其可徵者二也若爲他氣血虛實之證必寒熱作今則無寒熱是上虛下實實者妊娠而非疾病此其可徵者三也是名之曰妊娠而知爲無病之婦人矣但妊娠雖非病而上虛下實陰弱陽盛不治之亦足以爲病主之以桂枝湯意在升陽于胃則思食胃陽足則津足而渴止所以不治于血分者妊娠至二五月經血久閉而不洩則陰之弱者自漸強矣若遽滋其陰分反傷其陽分上虛而滋陰傷陽豈不愈致他變乎故治妊娠而動以養血滋陰爲事者

按婁全善云絕之者謂此醫治也當治一二婦惡阻病吐前醫作治愈吐因思仲景絕之之旨以炒糯米湯代茶止藥月餘漸安

皆不知仲景之法者也

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按此渴與不能食在何時見乎師言法于六十日見者為正一月而經應至不至妊娠之胎始含氣血如水于胞中再一月經又不至妊娠之胎方合氣血而有形質與母同氣息所以覺血不足陰弱而渴上不足胃虛而不能食也此必兩月前後有此證也設不知此理以為渴與不食乃虛實疾病之類也醫家逆治之却于一月之外經不至之時疑為經閉不行或將兩月之際以渴不能食為實邪在胸胃惧吐惧下將妊娠中之氣血初聚者易散矣必絕其醫藥或如瘧症中飲食消息止之之法忌其油膩生冷肥甘胃氣自復而吐下俱可已矣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爲癥痼。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後斷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圓主之。

桂枝茯苓圓方

桂枝　茯苓　牡丹去心

桃仁去皮尖熬　芍藥各等分

右五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兎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胎與衃之辨當于血未斷之前三月求之前三月經水順利則經斷必是胎前三月有衃經下血者則經

按此條以妊娠爲疾病而又誤治之謚也然有妊娠自妊娠而疾病自疾病俱在其人腹中難辨者又何以明之如婦人宿有癥病舊血積聚之邪也忽而經斷未及三月即上條六十日以上見渴不能食證之候也又忽爾經血至且得漏下不止之證以爲胎墮乎胎固在腹中但動而不安有欲墮之機矣是癥之爲病而累及于胎者如癥在臍下邪居于下可以隨血漏而癥散止漏安胎病去胎全矣如癥在臍上邪居于上雖血漏不止而癥自沉痼名爲癥痼勢必令胎中之氣血先隨血漏而墜所以可決其害將及于妊娠也此就宿血積聚居于胎之上下以下血漏不止有無干礙妊娠之義也再或妊娠六月矣胎忽動者此亦宿血痼癥所致又當明辨其孰爲正胎孰爲癥邪而治之前三月之間經水順利得其正道無胎應行則行有胎應止即止此胎之正也至三月以後邪癥爲患忽而漏血不止此血非關胎血乃斷經之後三月之血閉而未行于邪癥之所在必加添積聚成爲血衃所以漏下不止而自與胎不相涉也惟久久

斷必成癖。此說較前註之說明暢易曉。附載于此。以資高明。

不止。方害及于胎耳。血不止而痼癥不去。必累害于胎。將奈何。師曰。當下其癥。癥自下而胎自存。所謂有物無殞者。亦此義也。主之以桂枝茯苓圓。桂枝升舉陽氣。以止漏血之下。茯苓淡滲其小便。使氣得分。而血行之力衰。牡丹桃仁芍藥滋陰收血。俱用酸寒。血酸可收。而血凉可止也。煉蜜爲丸。以緩治之。爲邪癥計。何非爲胎計乎。下癥全無猛厲之品。其投鼠忌器之謂乎。明此。則凡有胎而兼患積聚之邪者。可以推用其法也。

婦人懷娠六七月。脉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臟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方未見。

㊟再有婦人懷妊。六七月矣。脉弦發熱。其胎愈暴脹。太而裏腹痛。表惡寒。無乃類于內懷胎孕。外感風寒乎。

但外感風寒之為病。脉或浮緩浮緊。而不弦。即內傷冷濕之為病。腹痛滿。而胎不致暴脹。且外感風寒之惡寒在背。而不在少腹。今惡寒乃在少腹。少腹如扇畏憎風寒。極矣。師為明其所以然者。子藏閉也。腎主開闔。命門火衰氣散。能開而不能闔。在二便則為下脫。婦人子臟之開。亦此理也。急溫臟回陽以救其胎法當附子湯。註云方未見。然方固載于傷寒論中。少陰篇。用附子。而佐以參朮固氣安胎。洵善治也。如慮上有發熱之疑。則入猪胆汁。固有仲景之成法矣。或者果兼風寒。如傷寒論直中少陰經之證。則麻黃附子細辛湯。溫經散寒。何不可比屬而用之。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為胞阻。膠艾湯主之。

芎歸膠艾湯方　一方加乾姜一兩胡洽治婦人胞動無乾姜

芎藭　阿膠　甘草各二兩

艾葉　當歸各三兩　芍藥四兩

乾地黃

右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內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按再者婦人之病，首上經水者，以經水之來去，得時者少。血性趨下，崩中漏下，常有之證也。師明之曰：婦人有漏下者，而漏下不同，有半產後因胎不足十月而墮，墮而續下血不絕者，有妊娠而胎尚在腹，即下血者，非時而下，俱可名之漏下也。半產之漏下，另商治法，於產後篇中詳之。假令妊娠而下血，腹中痛，此胞氣阻滯之故也。胞氣何以阻，以氣虛寒也。氣虛寒則血必不足而凝，凝則氣愈阻而作痛。氣阻血凝則又

內生虛熱血之凝者尚凝而餘血遂漏不止甚則傷胎而動動而竟墜此胞中氣血因虛而寒因寒而阻因阻而凝因阻凝而熱因熱而下血因下血而傷胎墜孕遞及之道也師主之以膠艾湯用芎藭行血中之凝阿膠甘草當歸地黃芍藥五味全補胞血之虛艾葉溫子藏之血寒證見加乾姜熱證見者乾姜燒灰存性溫經散寒開凝通阻而血反止矣乾姜之加乃註中所增實不易之藥余治婦人經血屢試屢效者也故竟借而添入方中高明鑒焉

婦人懷娠腹中㽲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 三兩　芍藥 一斤　茯苓 四兩

白术 四兩　澤瀉 半斤　芎藭 半斤一作三兩

右六味杵爲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按再有婦人妊娠腹中㽲痛血氣虛阻如上條所言而證初見者也主以當歸芍藥散歸芍以生血芎藭以行血茯苓澤瀉滲濕利便白朮固中補氣方與膠艾湯同義以酒和代乾姜無非溫經補氣使行阻滯之血也血流通而痛不作胎斯安矣

妊娠嘔吐不止乾姜人參半夏丸主之

乾姜人參半夏丸方

乾姜　人參各一兩　半夏二兩

右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爲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

按妊娠嘔吐不止者。下實上必虛。上虛胸胃必痰飲凝滯。而作嘔吐。且下實氣必逆而上衝。亦能動痰飲而爲嘔吐。主之以乾姜人參半夏丸。方用乾姜溫益脾胃。半夏開降逆氣。人參補中益氣。爲丸緩以收補益之功。用治虛寒之妊娠家。至善之法也。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當歸貝母苦參丸方 男子加滑石半兩

當歸 貝母 苦參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加至十丸。

按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者。血虛生熱。津液傷而氣化斯不利也。主之以當歸貝母苦參丸。當歸生血。貝母清氣化之源。苦參降血熱之火。又爲虛熱之妊娠家。立一法也。

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惡寒。起則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 一斤　茯苓 三兩

右二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則愈

按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惡寒。起即頭眩者。小便不利。與上條同。而有水氣阻隔。正津不化。致小便不利之由。則不同也。一爲虛熱耗津。一爲濕邪阻津。其惡寒頭眩之故。無非水邪之濕。溷其陽氣于表。格其正氣于上。故惡寒與頭眩。或兼見。或单見耳。主之以葵子茯苓散。一滑一滲。使小便利而水邪去。諸病自已。而妊娠可保矣。故曰。小便利則愈。

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

當歸散方

當歸　黃芩　芍藥

芎藭各一斤　白朮半斤

右五味。杵爲散。酒飲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卽易產。胎無苦疾。產後百病悉主之。

按大約婦人妊娠。人皆謂經血不行。血必有餘。不知血雖不行。而全力赴胞中養胎。血下來必足。而上先虛矣。故妊娠家必血虛也。血虛則必先氣分虛。血虛且必有血分熱。氣虛血熱。又妊娠家十居八九之病也。師下以常服當歸散之法。方中不過補虛清熱而已。用酒以溫和之。使氣血足而常流行于周身。而後趨注

胞中。養胎中之氣血。不致于凝阻作痛。積熱漏下。俾母不得其養。而並累及其子也。故方注云。常服則易產。胎無苦疾。即臨蓐之際。母子之安全。可以預必矣。產後百病。且主之。況妊娠時也。但產後之虛。人知者多。妊娠時之虛。非師不能示其義也。後人妄分胎前為實。產後為虛。豈不大謬乎。

妊娠養胎。白朮散主之。

白朮散方

白朮　芎藭　蜀椒三分去汗　牡蠣

右四味。杵為散。酒服一錢七。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藥。心下毒痛。倍加芎藭。心煩。吐痛。不能食飲。加細辛一兩。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

以醋漿水服之。復不解者。小麥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勿置。

（按）妊娠養胎。師又出白朮散一方。爲妊娠胃氣虛寒。水濕痰飲逆于上。而陰寒凝滯。血氣阻閉于下。通治之者也。方用白朮。補中燥土。以益胃進食。芎藭氣血兼行。蜀椒溫中散寒。牡蠣除濕利水。無非爲血分計。卽無非爲胎計也。益胃而後食進。胃血得生。血行而後流通于周身。疾病乃息。寒散中溫。而血方可行。不致有阻于胞。濕去便利。而血方無停蓄生熱。開漏下墮胎之漸。此四物養胎之神功也。腹痛加芍藥。酸以收血。寒以涼血。收之使不散漫。涼之使不妄行也。心下毒痛。倍加芎藭。芎藭血分中陽藥。倍加使溫血分之陽。以散邪開鬱也。心煩吐痛。不能食飲。加細辛半夏。卽服乾姜人參半夏丸方法之義也。爲理胃溫中。開陰升陽之治也。後以醋漿水服之。收其上逆之氣。使之隨少陽下降也。醋漿不效。必係胃中虛寒。易以小

麥汁。益胃降氣。溫中理脾之法也。服後寒散氣降。則津耗而渴。與以大麥粥之甘而滑。以益胃生津利便。服之且勿置。俱以佐白朮散之不逮也。服之勿置者。非但服大麥粥勿置。服白朮散亦不可間斷。而大麥粥又人之常食。自不可廢矣。自加芍藥以下。步步吃緊。引入中氣虛。胃腸弱一路。妊娠之治。誰謂血分之虛實。寒熱。非氣分主之者乎。醫家知此。可與言陰陽男女。君民使事之道矣。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見玉函

(按)婦人胎氣有傷。懷身而腹常脹滿。至于小便不通。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狀者。誠水氣之爲逆也。懷身至七月。應太陰肺金之氣養胎。奈脾土爲水氣之邪所凋。失其燥令。而浸淫于濕水之中。土弱則金浮。金氣

脚切

亦不能行其清肅之令使氣血順行矣故當善爲不能養者水濕之邪爲患也其人之陽氣不振久爲陰寒水濕所困閉是可謂之曰心氣實心爲牡臟其屬少陰火盛則虛火衰方實心者神之宅必常活潑在腔子裏以之主理而理裕以之主氣而氣充假令心氣實使陰寒水濕之邪可以犯干君主是邪實而正將替矣急當祛逐水濕解散陰寒而病除胎安矣然水濕之邪干犯必未遽至心臟也設犯心臟立刻不救矣不過佗其心包絡耳此所謂膏之下肓之上支係之間膜原之際即支飲所存之所也藥力不可遽及者何以治之法當刺其經穴之勞宮勞宮居人掌中其經脈起于胸中下膈入于上中二脘其支屬心包上循胸出脇下腋入天池穴後上行抵腋下下循臑內之天泉入肘中曲澤又由肘中下臂循郄門內關大陵入勞宮是心絡經脈所行也刺之以瀉水濕之邪使不干犯心臟則心火用事而陽可振矣再刺關元任脈之穴瀉其陰寒之邪使不阻塞陽氣則膀胱之氣化可行矣所以以小便微利爲濕氣寒散之

微又不可大利小便以脫其陽故微利而可知其勢漸減矣然後與以白朮散方加減合宜而用之而妊娠無不可保矣右妊娠數條于婦人中首言之見婦人之道以生子爲第一事而生子之道以經血爲第一事此而不能調養而得其和平則無胎胎者不成胎有胎者且易墜久而胎胞空虛邪癥積聚正血反不能行而閉矣或鬱而變熱則漏下不止矣何以爲婦道之終而母道之始乎甚矣有關雎麟趾之心者人人當加意明此篇之旨也豈止業醫之云乎

妊娠一月足厥陰脉養　妊娠二月足少陽脉養

妊娠三月手心主脉養　妊娠四月手少陽脉養

妊娠五月足太陰脉養　妊娠六月足陽明脉養

妊娠七月手太陰脉養　妊娠八月手陽明脉養

妊娠九月足少陰脉養

妊娠十月五臟俱備六腑齊通俟時而生

婦人產後病脉證治第二十一

論一首　證六條　方八首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痓。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痓。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婦鬱冒。其脉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觧。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嘔吐中

按婦人產後病。亦血分病也。以血為主。而氣又血之所以為盛衰者也。婦人為病不一。以血虛為產後第一病。血虛應滋其陰。以補其血矣。不知血盛而熱。可以滋陰。若火虛而熱。則為客熱。徒滋陰祇足以凝血。而不足以補血也。故產後之補血。又不能全責之血分。必以氣分之陽。為血分之陰之主。而後可以治血分之病。其病亦至不齊矣。師以三者該之。就其血虛以論之也。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痓。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痓者風邪外感之證也。乘產後血虛而入者也。然所以得兼寒濕而中之者。則不止于虛。尚在血也。鬱冒者。汗多陰虛之證也。而所以目眩頭懸。亦不止虛。尚在血也。大便難者。津亡胃燥之證也。而所以津傷氣弱。亦不止虛。專在血也。師責之于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所以病痓。亡血復汗。汗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中枯燥。故大便難。祇就血虛陰虛言。而氣虛陽虛。在其中矣。所以產婦鬱冒。其脉微弱。陰陽俱虛。可于此一診盡徵之矣。兼以不能食。大便反堅。胃津亡者。胃陽衰也。陽衰則不能生津。

而水穀不能消腐，故不思飲食，津亡則胃枯腸燥，面大便堅硬。此陰血不足，而陽氣亦不足之明效大驗也。見但頭汗出，陽虛上浮，更可諦矣。師爲明其所以然，而又歸之于血虛，乃云血虛而厥。夫厥者，手足厥冷，與陰血虛而熱外發，毫不相涉也。是上冒下厥，確爲血分所主之氣虛無疑矣。胃家之欲解，乃暫解，非眞實，必大汗出。大汗出而陽益虛，雖暫解，亦必旋復鬱冒，漸致陽愈微，陰愈盛，下血分純陰無陽而下厥，上氣分孤陽離陰而上冒。是就頭汗出一證，正可識陽氣虛陽亡，爲血虛津傷根本之病矣。槩可妄言產後血虛，遂陰降火，混用寒涼，以生他變乎。此陰虛應治陰虛，血虛應治氣虛，師示人以大經大法也。然又未可執而論之，亦有產婦喜汗出爲陰虛血虛者，以產後亡陰血虛，陽氣偏盛，是其人平日陽盛陰弱之人也。故當汗出于陰陽乃復。蓋汗出而陽亦虛，陰陽不相偏勝，故可謂之復。續此乃陰陽平補，可以徐收其效矣。然此汗出，乃陰虛陽亢之汗出，與陰盛陽衰上冒下厥之但頭汗出，迥不同也。所以產婦喜汗出

用柴胡散虛浮之熱熱祛則汗可不自出而止矣不

之汗。汗出而陰陽平復。正好施治。以補益其陰陽。若上胃下厥之但頭汗大出。則陽脫于上。陰絕于下。頃刻不測之危證見矣。顧云此陰虛陽亢之汗出。而更滋陰凉血。以速其死哉。此毫厘千里之辨。不可不詳求而細晰之者也。故上冒下厥之汗。必大出。雖解而旋又厥冒如故。漸漸厥深冒甚。而不救矣。產婦喜汗出之汗。不過微汗而已。微汗。必數日而陰漸生。陽漸和。汗漸止。且有不藥而自陰陽平復者。豈可並兩證而同日論哉。師比屬而言之。正示人嚴謹。加辨之旨。也。先辨之于但頭汗。後辨之冒不冒。厥不厥。後辨之于汗大出。不大出。而二證判然矣。○再加產後無他病。惟大便堅。嘔不能食。此陰陽未得平復。血虛而弱。故大便堅。陽盛而欲上升。故嘔而不能食。陽盛而升。不言汗出。而汗自微出。如少陽證潮熱之義。此汗出二證中之輕者。主之以小柴胡湯。升其陽。用柴胡而汗止。濟其陰。用芍藥而津生。生姜半夏。辛苦以爲開散。甘草大棗。甘味以益胃氣。嘔與不能食之證。俱可愈矣。余嘗見產後微汗出。兼潮熱往來。全似傷寒少

[illegible]柴胡性升枚豈能止汗

陽證。即此也。醫家即指爲產後傷寒證。名之曰月家傷寒。恣用發表散寒之藥。以致陰益虛。陽益亢。甚而陰絕于下。陽脫于上者多矣。竟與前條上冒下厥。陰盛陽衰之證。爲產後。兩大條生死之關。孰謂前證爲汗大出爲重。而後證之微汗出爲輕乎。醫家不善治之。輕者即重。重者即死。善治之其功反是。顧在辨證用法者。爲何如人而已。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爲胃實。大承氣湯主之。

見痓病中

按再或產婦。初然陰虛陽盛。既而汗出而陰陽平復。是病解矣。且病解而胃無他證。虛而思食。自能食矣。七八日之久。更發熱者。此非向之陰虛陽盛。潮熱汗出之證也。乃新產胃虛。食入不能遽化。積七八日。有宿食在胃。所以發熱也。有宿食。何以能發熱。蓋胃中氣血。爲一身營衛所稟之宗主。此。有宿食。之。邪。停滯。必

作胃熱。胃熱而周身之營衛俱熱。所以宿食能發熱也。師明之。此爲胃實有物有形之邪。應下之以清積熱。去實邪。不必以產後胃虛爲疑阻也。設有過慮。則于先發熱汗出時。陰陽必不能復矣。能陰陽自復而病鮮能食。則非甚虛。已識之于早矣。師豈孟浪而主用下法乎。大承氣湯下實邪也。人見產後發熱。未有不以爲陰虛血熱者。于是惟以滋陰養血爲事。而脾胃愈濕。宿食愈停。否則大補其氣血。使宿食生熱耗津。而大便必堅。邪火內熾。皆醫家執產後裏虛之說誤之也。師則于陰陽復時。已知其人之產後不作大虛之論矣。固非俗醫所可望見者乎。

產後腹中㽲痛。當歸生姜羊肉湯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

當歸生姜羊肉湯方 見寒疝中

阻則用通而虛則用寒

按婦人妊娠有腹中㽲痛一證，產後又見，果何理解乎。妊娠之㽲痛，胞阻于血寒也。產後腹中㽲痛者，裏虛而血寒也。一阻一虛，而治法異矣。比之以當歸生姜羊肉湯並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方義已詳寒疝門中。大約爲血寒裏虛者主治也。

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枳實芍藥散主之。

枳實芍藥散方

枳實燒令黑勿太過　芍藥等分

右二味，杵爲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幷主癰膿，麥粥下之。

按又有產婦血流不快，積于腹中作痛，心煩腸滿，不得臥，此又爲實邪，非虛寒在血而㽲痛矣。蓋不得臥一證，逆氣上衝之甚，既無上冒下厥，但頭汗出，則非正虛，而爲邪實可驗矣。法應開散而行其瘀滯，則諸病

可已。枳實燒黑者。入血中行積也。加以芍藥。走血分。而血積可開散矣。以麥粥下之者。即大麥粥。取其滑潤宜血。且有益胃氣也。亦主癰膿。亦血之醞釀而成者耳。俗謂産後忌用芍藥。以其酸寒能止血也。不知血積而寒者固忌用。所以有當歸生姜羊肉方之法。若夫血積而熱者。芍藥凉而兼行。于血分最宜。豈漫言忌用乎。故以排膿消癰而恣用不疑也。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

下瘀血湯方

大黃三兩　桃仁二十枚　䗪蟲二十枚熬去足

右三味。末之。煉蜜和爲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

一云新血下 一新字讀作瘀

頓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按）以枳實芍藥下積血止腹痛矣。設痛不止、何謂也。師示之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腹中有乾血着臍下。又非止新產血流不快之故。乎日之瘀血爲患也。即前篇所言可以爲害于妊娠者也。宜下瘀血湯主之。類于抵當湯丸之用、亦主經水不利。無非通幽開積之治也。抑酒爲丸者、緩從下治也。服之、新血下、者、產後之血也。內有如豬肝者、非新血也。乾血之邪癥也。此必先服前方、不效。而後可用、

也。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不大便。煩燥發熱、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燥者、不食、食則讝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湯主之。熱在裏、結在膀胱

也見痓病中

按產婦發熱無不以爲血虛矣豈知血實之害滋甚焉所以前條陰虛陽盛汗出而陰陽復師即以爲病解見陰陽平順虛者其常從于飲食起居調養可以漸次旺盛而不必生事攻擊也若夫實邪則如盜賊在舍不驅逐之必肆害于臟腑豈可與產婦血虛平常可以不治之證同論乎師必明示之曰產後七八日之久無太陽證爲頭痛惡寒等是也見發熱非外感也少腹堅痛者此惡露不盡之故也兼以不大便煩燥發熱純似產後血虛津亡陰弱之證矣于此而補益之必犯實實之戒試切其脈微實益知非血虛而爲血實也然血實必下之前二方酌其輕重爲用血實可消矣再或其發熱也加倍日晡時煩燥既不能食食入即譫語至夜乃愈者又類于陽明胃實之證無乃爲陽明胃實乎不知亦非也此實之熱不在胃乃在下焦之裏分結于膀胱也膀胱太陽之經熱在故身之熱加倍至日晡時煩燥不食食即譫語俱

為胃證而邪不在胃于何辨之辨之于至夜即愈也如邪在胃則胃爲倉廩主受主納邪入而無所復傳傷寒論中陽明病言之詳矣豈能至夜即愈而明日復發乎此亦惡露不盡之故而瘀血積于血室地近膀胱故移熱于是究之爲血實之證與前條無異耳主之以大承氣湯明是下胃實之治而以之下血實者實邪則可下不必更論何實也然何以不用下瘀血湯治下焦之積血不知下瘀血湯爲藏血之治積而乾之血必須攻破也此惡露不盡不過產後新血而已無所用其攻破大承氣硝黃醎寒並用厚朴枳實降氣開積而病可已矣此俱師處方斟酌輕重之妙法也不言下焦血室而言膀胱者見產後之惡露亦必由清道而瀉不同傷寒論中血室之熱實下之從濁道而出必言膀胱所以分清濁前後之異也其理亦微矣哉

產後風續之數十日不觧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

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旦證續在耳可與陽旦湯即桂枝湯方見下利中

按再有產婦產後風邪續感而得之數十日不解者陽氣虛不能驅風外出也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不知者又以陰虛發熱妄用補劑邪風愈不能出入而致變醫誤之也蓋產後感風不過亦感風之證耳感風固同于常人而陽虛汗出久而益虛風愈不去此不同于常人者也常人感風用桂枝湯驅風固表可以愈矣產後陽虛感風桂枝湯不用用陽旦所以三助其陽氣俾能祛邪無餘之義也所以不以日計陽旦證在者即可與陽旦湯矣余前證傷寒論獨出意見確遵仲景原文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三句定論陽旦湯為桂枝湯加附子人多疑之以為無所本試觀此條之用陽旦治風與後條竹葉湯中加附子治風則陽旦湯確為桂枝湯加附子愈大明矣無熱之陽虛感

風陽旦湯方正治也有浮熱而陽虛感風後條竹葉之湯之治也竹葉湯中且用附子以治風況桂枝湯之義原為助陽氣除邪風之用乎孰謂仲景原文明言因加附子參其間而謂非加附子乃加黃芩也合傷寒論中陽旦本條觀之較然○或問陽旦加附子參之增桂汗出附子溫經亡陽如子所言是傷寒論中仲景有成說凡陰虛陽盛戒用附子矣何于產後感風陽虛氣弱而反可用附子入桂枝湯乎如子所言是也是與仲景之戒相犯也如非如子所言加附子為陽旦則子之註傷寒論前說為杜撰也疑甚敢質之余曰善哉子之問也其辨甚細陽之虛而感風必用陽旦加附子藉溫經走陽之猛性而後邪風可祛此為陽虛而陰盛者言治法也若陽虛而陰已弱遽加附子則陽氣太盛反汗出亡陽而風不解此幾誠在危微之際非上工不能察識而得之者也或又問如子所言產婦產後陰有不與陽俱虛者乎余曰此則未可槩言也人之氣稟不倫陽虛陰盛陰虛陽盛陰陽俱虛俱盛何拘之有產後固陰虛竟有產後不

陰瘀而陽虛者。亦十之四五也。予之後問。無乃循執世醫之說。產後定爲陰虛血虛也乎。

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竹葉湯主之。

竹葉湯方

竹葉一把　葛根三兩　防風

桔梗　桂枝　人參

甘草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　大棗十五枚

生姜五兩

右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溫覆使汗出

○頸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前藥揚去沫嘔

者加半夏半升洗

按再有產後中風即傷風也發熱面赤喘而頭痛似是陰虛陽盛之感風矣不知熱之所上炎者携風勢也標也而風之所以不能去者無正陽氣也本也主之以竹葉湯竹葉葛根防風桔梗清解其表熱之風邪桂枝人參甘草附子大棗生姜補助其本虛之陽氣是又不可以產後陰虛陽盛之說槩言治法者也服法溫覆使汗出亦微汗濈濈勿致大汗淋漓可也頭項强者風兼寒濕痙病之證也至用附子之大者破之逆其走陽之效也嘔加半夏通陽降陰之義也觀此條竹葉湯內用附子尚以陽旦湯爲非加附子則食古不化之人何足再與深辨乎

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圓主之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二分　石膏二分　桂枝一分

甘草七分　白薇一分

右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彈子大以飲服一丸日三夜二

有熱者倍白薇煩喘者加栢實一分

按婦人妊娠時其血既用以養胎矣及產後胞胎之血隨子而下是謂之敗血存之無益而有害者故有惡露不盡急須通之有血積熱生急須下之爲血實計者似比血虛計爲更甚矣何也血虛其常血實其變前言其理矣然天地之氣化無日不生人身之氣血亦無日不生敗血去盡新血乃生矣但產後所生之血不爲經而爲乳則似天地生人之時有意爲之以廣育嬰之仁不然則子離母胞何以資其生乎故乳即血也初產血虛乳中未有不虛者血虛必熱生煩亂嘔逆虛熱在于上部故如此也師言法當安中益

氣主之以竹皮大圓竹茹清氣分之熱同石羔安胃清邪桂枝甘草升陽益津白薇補虛固裏有熱者倍用名爲血虛之證仍是氣分之治總見陽能主陰且能生陰之義耳煩喘者加柏實香以散熱實以補虛仍用棗肉和丸益胃安中爲上部虛熱之治至善之法也

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

白頭翁　甘草　阿膠各二兩

秦皮　黃連　蘗皮各三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內膠令消盡分溫三服

按又有產後下利虛極者自當大補其氣血矣不知其人雖極虛而下利者乃挾熱之利切未可以遽補補

之則熱邪無出。其利必不能止也。主之以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清熱燥濕。補中理氣。使熱去而利自止。亦治虛熱下利之妙方。不止爲產後論治矣。以上師言產後固虛。而陰虛陽虛必辨。虛寒虛熱當察。陽統陰。陰宗陽之理。當識。非但謂產後陰虛血虛。諸病俱可該括于內也。如世醫所主之四物湯。執爲婦人聖藥。豈不可嗤乎。

附方

千金三物黃芩湯。治婦人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頭痛者。與小柴胡湯。頭不痛。但煩者。此湯主之。

黃芩一兩　苦參二兩　乾地黃四兩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多吐下虫。

【論】附千金三物黃芩湯註云治婦人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頭痛者與小柴胡湯卽篇中所言與小柴胡湯之方也然篇中所言乃內傷于陰虛陽盛用小柴胡以和解之此云在蓐發露得風而然則意在外感之邪兩解表裏于半表裏也是則小柴胡湯同而立意不同也其間有頭不痛而苦煩者云主之以三物黃芩湯爲陰虛血熱內傷之證立法也然非仲景之法卽有過于寒涼之弊矣用者酌之

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治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氣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飲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爲善令人強壯宜

當歸四兩　桂枝三兩　芍藥六兩

生姜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一日令盡。若大虛，加飴糖六兩，湯成內之，于火上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不止，加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內阿膠。若無當歸，以芎藭代之；若無生姜，以乾姜代之。

按千金內，又補出當歸建中湯一方，註云：治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氣，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飲，產後見證如此，即于一月之內，日得服此方四五劑為善，令人强壯。蓋入當歸于建中湯中，意在補血建中也。方後亡血加乾地黃、阿膠，以補陰生血，亦不出未補陰先補陽，欲養血虛必建中氣之理也。雖亦非仲景法，然較前方則有心得矣。姑附于篇中，不廢古人之成說可耳。

婦人雜病脈證併治第二十二　論一首　脈證合十四條　方十四首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來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嘔吐中。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脇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

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陽明病。下血。讝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者愈。

按婦人雜病。亦血分病也。婦人雜病。豈異男子之臟腑經絡乎。然不止妊娠產後另立病名而雜病亦分篇者正緣婦人血分之雜病。迥不同于男子者凡幾。故必出此篇之論法。其他雜病。同于男子者。尚夥。則可該于前諸篇之中。不必贅及矣。何也。婦人妊娠。其血在胞養胎。產後。其血舊者洩盡新者化乳。一定之理也。至平居無孕之時。血分之枯榮。全視乎經行之進退通閉。故爲病大半感于經血來去之候。經血來。血室開。經血去。血室虛。開者。邪易入。虛者。邪易乘也。再者陽邪入而血傷熱則漏下。陰邪入而血傷寒則經閉。無不于此肇端焉。此婦人雜病。必關血分。而另立一篇。於妊娠產後。合爲三大法門也。首列婦人經水適

斷受外感傳變之邪一條次列經水適來受外感之邪一條再次列經水適來受外感傳變之邪一條俱載在傷寒論少陽篇中註義甚詳于彼條下觀之自知婦人男子感病之同異及治法之同中見異異中未始不見同也再其次列陽明下血讝語一條亦載在傷寒論陽明篇註義俱明亦可就彼條觀之而知病由與治法也仲景既列此四條傷寒論于男子中別婦人之證治復叙于此非複也見婦人雜病必由經血者多所以分名辨證以示人參考傍通而有會耳

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

半夏厚朴湯方 千金作胸滿心下堅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夏一斤　厚朴三兩　茯苓四兩

生姜五兩　乾蘇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服

按經血未去受外感風寒之邪及傳變熱邪病仍歸于血分前四條盡其義縱有未備亦可類舉而推之矣而婦人之雜病可續明焉婦人咽中如有炙臠者食腥之氣上衝也必胃虛寒而飲食停飲食停而內熱生內熱生而腥臭作清胃理脾調氣散熱而病愈主之以半夏厚朴湯此義也證似同于男子而陰血虛熱易于得此微不同也

婦人臟燥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甘草小麥大棗湯方

甘草三兩　小麥　升　大棗十枚

此證未指定何藏則亦泛言藏陰並該胃津而言耳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分三服，亦補脾氣。

按再有婦人臟躁者，必喜悲傷，無所感觸，悲哭無常，象如神靈所作，不知非神靈也，乃血虛而津亡，臟空而發躁之證也。其為證又數欠伸，師早知其血虛之津亡，由于氣虛之胃陽亡矣。欠伸者，倦怠之象，非陽氣不足，精神不振，無此證也。合觀之，則陽爲陰生，氣能化血之義，與前篇所言，無二理矣。主之以甘麥大棗湯，補中益胃之外，無他治法也。臟躁由于血虛，世醫孰不競言滋陰養血乎，抑知陰盛而津愈枯，陽衰而陰愈燥，師言之固鑿鑿也乎。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龍湯主之。涎沫止，乃治痞，瀉心湯主之。

小青龍湯方 見肺癰中

婦科之述

瀉心湯方 見驚悸中

按再有婦人喜吐涎沫。此正胃虛津亡。口黏多吐也。下工方以爲胃實而下之。胃虛而下。陰藥結陽氣于心下。必作痞。傷寒論中。言悞下之痞。極其詳盡。此應治其宿病。應治其新病乎。師曰。當先治其吐涎沫。吐涎沫之胃虛津亡。又由于水濕之邪。客于支系。名爲支飲。格阻正氣不化。正津不生耳。主之小青龍。除濕開鬱而陽氣得行。正津能生。口潤而涎沫止矣。嗣後方可治痞。蓋小青龍行陽氣滌水濕。痞之不散。亦已微矣。與以瀉心湯。心下之痞可除也。瀉心湯在傷寒論其爲方不一。亦當合傷寒論中。痞證諸條參觀之。而求其治法。未可耑以苦寒爲治。使因苦寒而痞者。再與以苦寒。必無效理。而乃歸究于師。師未嘗明言爲何瀉心。在人神明。豈能預料之哉。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

在下未多字亦作来字

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脇疼痛。與臟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脉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未多。經候不勻。令陰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根氣街。氣衝急痛。膝脛疼煩。奄忽眩冒。狀如厥癲。或有憂慘。悲傷多嗔。此皆帶下。非有鬼神。久則羸瘦。脉虛多寒。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脉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針藥。治危得安。其雖同病。脉各異源。子當辯記。勿謂不然。

按師至此。遂詳推婦人雜病。多由經水。其旨至簡易。而其變至繁賾。因纂爲韻語以誦之。見經水之病。本爲虛寒。標有虛熱。三十六病之由成。而千變萬化所由滋也。師曰。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是婦人常患血虛。而陰血虛。由于陽氣冷。陽氣冷。斯邪氣結。婦人之病遂起矣。經水斷絕。至有歷年。邪氣結。則正氣不行。正氣不行。則經血不通。一定之理也。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血不通。惟氣寒之故。氣寒血自寒。血寒必積結。積結必結于下焦胞門血室之中。蓋血之寒。由于氣寒。而氣之寒。又本火之衰也。火衰于下。氣寒于上。胃陽令失。營衛莫禀。而周身之經絡俱凝堅閉塞。百病叢生矣。于是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下寒者。必上熱。血氣閉塞。熱又生于醞釀津亡熱盛。熏灼肺臟。久成癰膿。形體失養于營衛飲食不能爲肌肉。皮毛焦落。筋骨支羸。虧損分推。病之見于上焦者如此。此外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脇痛。與臟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虛寒氣血。在于中焦。則盤結不開。爲脹滿。爲痞塞。爲疞痛。種種不同。

亦有下未多而候總不勻者故下來多與下未多亦當作兩症看

在下焦。則繞臍隱伏。爲少腹冷痛。爲奔豚。爲寒疝。種種不同。傍出者。結于兩脇。如臓腑相連。邪高痛下。而痛反在關元。爲下厥上逆之證。其虛寒變熱者。邪結于胃。成爲中消。飲食倍進。而氣血愈敗。何非經血虛寒肆出之證乎。試診之。而脉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婦人。氣血虛損之極。不通營衛。不榮肌膚。脉數之熱。總爲消中之邪。而遍身甲錯。羸瘦之甚。虛勞之病成矣。更且爲骨蒸之熱。更且爲傳屍之妖穢。氣病邪足以染著男子。非止爲病婦人。本身夭亡而已。經血病變至此。不亦危哉。惡哉。此就其經閉漸至危亡之證言之也。然又有經水之來不時。爲漏下之疾者。經血一月一至。至必聚而多。經血不時而至。至反散而少。所以在下雖不多。而來去之候總不勻。來去無常。長短不齊。經血之病大見矣。陰病必歸陰分。陰乃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衝氣街。夫血閉經枯。由于虛寒。人已鮮知之矣。血多漏下。未有不以爲血熱妄行。而進滋陰降火之治者。抑知陰掣痛而少腹惡寒。引腰脊。衝氣街。果爲熱耶。果爲寒耶。腰以下

而不勻爲病
則一也

腎之屬脊以上陽之路腎火衰陽氣弱關闔之氣不守而崩漏之血時洩雖上有浮游之客熱亦下必虛冷之眞寒溫經血補命門容有異治乎苟仍以爲血熱而惧寒其寒且或惧虛其虛也氣衝之急者必痛膝脛以下疼而且煩腎虛之人兩腿酸苦上連心作煩如無可奈何之狀男子虛勞家往往見此證即師所言脛膝疼煩之證也下既虛寒浮火必上炎忽而眩冒狀如厥巔厥者手足硬冷巔者卒倒如朴擊一名符顛虛寒之證一一如繪矣此時猶有執痰火之說以進者眞醫道之蠹也此又就經通漏下漸至危篤之證言之也如是二大條氣血俱損即未至于此之先其人必憂慘悲傷多怒多嗔發臟躁之證如鬼如神莫可測度豈知皆帶脉病而經血之在下者或閉或洩之過又豈眞有神靈之式憑耶以上初病猶肌膚潤肥而不覺久則營衛全微乃極羸瘦診之脉多虛寒恍然有悟于經血之爲閉爲洩未有不由于陽虛氣寒者雖三十六病千變萬端而虛寒盡之矣豈莫不外于經血婦人之病盡之矣主治者明此篇

師示可學之旨。審脈之陰陽。全不當主陰血分也。言陰血分。必根于陽氣分。而審辨其偏勝。原其宗主。而後可出治也。其其間虛實之故。又不外于緊弦二脈。緊者寒也。弦者虛也。氣血充足則柔緩。不足斯弦直也。氣血溫和則平順。虛冷則緊也。觀師單就緊弦三字。以明血閉血洩二證。縱有當救之治。不出緊弦之義。其示人者可爲深切著明矣。于是行其針者行針。與以藥者與藥。然後補洩之法。與正邪虛實相遇。而危而得安。死可回生也。其病雖千變萬端。而以三十六該之。三十六病。又以經閉經洩統之。經閉經洩二大證。復以經血虛寒譴之。是爲病本同也。然病之本同。一本也。標不同萬殊也。又當隨證認脈考證。而后可無毫釐千里之謬。所以師必立其雖同病脈各異源。又在業醫之子。細心辨論。廣其記識。古稽今居。年深月積。理明斯法。當矣。願可謂爲弗然。而漫以施之乎。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卽發熱。少

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

溫經湯方

吳茱萸三兩　當歸二兩　芎藭二兩

芍藥　人參　桂枝

阿膠　牡丹皮去　生姜

甘草各二兩　半夏半升　麥門冬一升去心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主婦人

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

按婦人有非時漏下者。爲經水未斷。在天癸未絕之年也。若七七之期已盡。經血之爲病。宜乎息矣。不知天癸水絕。而瘀血未除。病猶本于經血。婦人年五十後仍如此。況正當經血未去之時。十病八九。原始于是可知矣。問曰婦人年五十所。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帶下俗言各色帶下。乃帶下中之第一病。凡經血之病。屬之帶脉以下者。俱可名之也。沈氏曰南之說頗明。今附載于篇末。蓋帶下之故。成于瘀血。而瘀之故。由于曾經半產。胎未滿足。有傷而墮。其人陽盛則易致于崩漏。陰盛則易成乎邪癥。瘀血在少腹。久留不去。迨年齒已衰。積瘀成熱。傷陰分。發邪火。與經血方行之少婦。經閉作熱。理無二也。其外證必見唇口乾燥。唇口爲津液徵驗。津液之虧。乾燥必

甚。不治將與脉數無瘡。肌若魚鱗。漸成危逈之證。無異也。知之早。斯可以預圖之。主以溫經湯。開散瘀血爲主治。而瘀血之成成于陰盛。故用吳茱萸之辛溫以引芎藭芍藥丹皮阿膠入陰血之分。補之。正所以瀉之也。加人參桂枝生姜甘草半夏羣隊陽性之藥以開陰生陽溫之。即所以行之也。再加麥冬以生津治標。洵陰陽本末兼理之法也。方後云。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崩中去血。或月水之來過期。及至期不來。俱主之。可見經水之來去失度。悉關血分之寒熱而血分之寒熱。實由氣分之虛實。方中以補氣爲調血。以溫經爲行瘀。較之時下滋陰養血之四物湯破瘀行氣之香附丸。義理純駁槩然矣。竟有不知瘀血陰寒。而妄施攻下者。

則又下工之下者也。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者。土瓜根散主之。

土瓜根散癩 陰癩腫亦主之

土瓜根　芍藥　桂枝

䗪虫各三分

右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按再有帶下病，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而再見者，即前言所下不多。經候不勻之證也。經來不利，止後又來。瘀血在少腹為患之確據也。不治則漸成大病，非崩漏不止，即經閉不來矣。主之以土瓜根散，並下陰癩腫。無非清熱散瘀之義也。杵為散，以酒服。用陰必達陰，恐桂枝之升陽力不足，故用酒之溫散以行瘀。而不為湯丸，而為散。散者散也，挈方之理微矣乎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

虛、虛寒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覆花湯主之。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三兩　葱十四莖　新絳少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按再有婦人試診其脉、寸口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覆花湯主之。此條已見于虛勞中。兼男子而言之也。今複見于此。尚爲婦人發論也。半產漏下、俱氣不足以統血、血無所攝而下趨。所以有胎即半產、而不能滿足十月、無胎即漏下不止。而經血愈傷也。此皆氣虛寒之極、故血分之病。見于婦人、而氣分之病、見于男子。雖其所禀。先天陰陽有異質、而

後天氣衰。則又各爲一病。其理固甚同也。其虛寒之義。已詳註于虛勞中。合觀之可見矣。孰謂男子爲陽主氣。宜偏治氣。女子爲陰主血。宜偏治血乎。顧知治氣。可以兼治血。崩治血。反足以傷氣也乎。在虛勞中不出方者。意上男子。別爲立法也。此條下出旋覆花湯。主婦人經血之治也。旋覆清陽氣分藥也。佐以葱之通陽。無非爲氣分虛寒主治也。加以新絳少許。引入血分。而下趨之血。可以隨升舉之陽氣而思返矣。

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姜湯主之。臣僖等校諸本無膠姜湯方。想是姙娠中膠艾湯。

按再有婦人。陷經漏下。色黑而不能解止者。人皆以爲血熱妄行矣。不知血寒方瘀。血瘀方黑。豈血熱哉。主之以膠姜湯。入乾姜于阿膠中。補陰用陽之義也。林億註謂卽膠艾湯。艾與姜同爲溫經行血之治。而乾姜燒炭存性。治下血不止神效。艾葉香芬。取其氣溫以安姙娠。至此恐緩不濟急也。故沈氏亦以爲膠姜

湯爲正。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後者此爲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湯主之。

大黃甘遂湯方

大黃四兩　甘遂二兩　阿膠二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其血當下。

按再有婦人少腹滿。如敦狀者。腹皮加厚也。小便微難者。有形之邪。格阻于下也。如此宜爲水氣之病。格阻正津。上衝胸痰作渴。如水氣病所云矣。乃不渴。知非但水邪。且合瘀血也。惟水邪與瘀血。俱結在血室。同爲有形之物。斯可以爲實邪。而驅逐攻下也。主以大黃甘遂湯。大黃下血。甘遂逐水。二邪同治矣。入阿膠

者就陰分下水血二邪而不至于傷陰也頓服之血當下血下而水自必隨下矣此瘀血積于產後雖在血室又不同于抵當湯丸之下下之于太便此即產後篇中所言熱在裏結在膀胱者也彼单爲血故用大承氣湯此兼水邪故用大黃甘遂湯邪有當兼治亦分當兼矣是此二條之意在由膀胱之清道宜洩居多也不同于抵當湯丸之治自濁道洩邪也學者識之

婦人經水不利下抵當湯主之亦治男子膀胱滿急有瘀血者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個熬　虻虫三十枚熬去翅足　桃仁三十個去皮尖

大黃三兩酒浸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續此可以明抵當湯之用。婦人經水不利快而下。有瘀血在血室也。非得之新產後。則血之積于血室。堅而成衃必矣。不同生後之積血。易為開散也。必用攻堅破積之治。舍抵當不足以驅逐矣。此則重濁之物。非可清道而出。隨其邪而為祛。因其性而利導之。不與之相乖忤。斯邪易已。而病易愈矣。

婦人經水閉不利。臟堅癖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礬石丸主之。

一作藏堅癖不止 藏堅之藏指子宮也藏中之藏指陰戶也

礬石丸方

礬石三分燒 杏仁一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棗核大。內臟中。劇者再內之。

按再者婦人經水不止不利。且閉而不利矣。血瘀而熱生。熱生而陰耗。陰耗而邪癥自存。新血不生。所以內

此條旣云臟堅則非血熱爲知且之中有乾血則非瘀血也祇當湯之訛非宜

臟堅實者。正津不滋。邪癥阻塞也。且臟堅亦即前言臟躁之理耳。津盛則柔則緩。津枯斯躁斯堅矣。由是邪熱無所宣洩。逆歸大腸。腸澼不止。即前言年五十婦人病下利數十日不止也。古人泄瀉滯下。俱謂之下利。下利門中如是也。特以後重二字。別滯下。滯下在經謂之腸澼。故仲景于此亦言澼不止。以澼爲癖者。傳刊之悞也。此爲中有乾血。故令經閉于前。而熱遡于後。于何驗辨之。前陰雖經閉。而膀胱之氣未常不通。血瘀熱積于下焦。膀胱必以熱氣化。必不清。此自物必下之故也。上以礬石丸除濕淸熱。且用澀以止滑脫。腸澼可止。加杏仁以升陽降陰。不惟散熱。而且通經。煉蜜爲丸。取其滑潤。內臟中。劑者再內。此臟指下陰。蓋必內臟燥堅。而下陰方燥堅也。此固外治之法。而于中之治。其人血寒。則用溫經湯。血熱。則用抵當湯。又非可常恃此方爲法也。

婦人六十二種風及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

紅藍花酒方 疑非仲景方

紅藍花 一兩

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減半，頓服一半，未止，再服。

按再者婦人血虛內熱，最易感風，而風邪中之，又多不同于男子。中其經絡臟腑，往往先中其腹中。婦人腹中，經盡之時，及產子之後，率皆空虛，風入無所捍衛，此風及腹中之由也。風邪入腹，擾氣亂血，腹中必刺痛，主之以紅藍花酒。酒以溫和其血，紅藍花以行散其瘀，而痛可止。此六十二種之風名，不過言風之致證多端，為百病之長耳，不必拘泥其文而鑿求之。

婦人腹中諸疾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當歸芍藥散方 見前妊娠中

按再有婦人諸病血氣凝聚而痛作以當歸芍藥散主之生新血之中寓行宿血之義以此爲主而隨證加易亦不可拘泥而鑿言之

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 見前虛勞中

按再有婦人腹中痛非養血行瘀所可愈者則中虛之故也中虛氣自運行不快氣運不快則血行多澁腹痛之故大不同于前所言者設以行散爲義暫已復發日益增劇也宜補其中中者胃之中脘也助胃氣不外生胃陽生胃陽而氣旺血行痛不作矣此建中湯之所以主中虛腹痛也孰謂痛爲實邪槩不言溫補乎

中之不可盡訓爲胃之中脘而胃之中脘亦中也建中湯實爲補胃故可以胃之中脘定之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

師曰。此名轉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

腎氣丸方

乾地黃八兩　薯蕷四兩　山茱萸四兩

澤瀉三兩　茯苓三兩　牡丹皮三兩

桂枝　附子炮各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婦人陰寒，溫中坐藥，蛇床子散主之。

溺道之照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仁

右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內之自然溫

按再育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此必非經血病矣而去經血行閉之路亦不遺餘曰此名轉胞試問其溺必不得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其小便自愈及出方則以腎氣丸主之而非身常導水清熱之方也腎主開闔氣不足胞虛而不安蓋胞之內外空虛皆氣充塞則胞不致游移而其系自正如胞之內外氣虛胞乃可以推移無定所而胞系或致反戾則溺必難矣以補腎氣爲利小便之法循之補膀胱氣化不足之治而又當補在腎氣俾氣足而胞正胞正而系正小便不利可利矣不如

者滲用利水滲熱從氣入泄氣食從而得食不利[illegible]
腹脹滿氣逆衝血變而逆皆為會轉胞之理者也
師明之示人以腎氣丸方義詳傷寒論中不詳再
釋再有婦人下體乾寒腎氣沈逆而從裂沈有外
治之法蛇床子散內陰中以溫之
溫胞溢陽外治之法者也

少陰脈滑而數者陰中即生瘡陰中蝕瘡爛者狼牙湯洗之

狼牙湯方

狼牙 三兩

右一味以水四升煑取半升以綿纏筯如繭浸湯瀝陰中日四遍

何云喉乎言嗄非言氣濇引導穀氣出之反其故道仍從大便而轉出則陰吹止矣宜兩存之

按再有婦人診其少陰腎經之脉滑而數者實熱之邪在下焦也陰中生瘡蝕爛內治之法亦不能速及更出外治狼牙湯一方溫湯常洗除濕清熱之治也

胃氣下泄陰吹而正喧此穀氣之實也膏髮煎導之

膏髮煎方 見黃疸中

按再有婦人胃氣下泄不由大腸而出濁道乃由小腸而前出清道則氣不足而無所收攝也故令下陰作吹而其聲且喧聞于外此爲胃中穀氣之實而其實胃中正氣之衰也亦有外治之法以膏髮煎導之方義見黃疸中在疸病用之自日而腹爲利使濕熱去疸之治在此用之下導無乃令大便氣通而胃氣雖然下泄必由濁道而出不致亂于清道陰中或氣貽人聽聞之羞而已

小兒疳虫蝕齒方 疑非仲景方

雄黃　　葶藶

右二味末之取臘日豬脂鎔以槐枝綿裹頭四五枚點藥烙之、

(按)附小兒疳虫蝕齒一方不知何意載于篇末。或有見觕之畫蛇添足不全掛一漏百者乎

(治)經水有先期後期而至者或多少紫黑淡白青黃黑色不一者或二三月一行一月二三行者至于閉而不通者或崩漏不止赤白帶下血瘕癥塊者皆屬胞門之病謂之帶下治之須審經脈始有本據或先經水不調至于閉而不通後致別病者乃胎門受邪當辨寒熱虛實調經爲主治病經通則諸病自愈若先有別病而後致經水不調或閉而不通者乃因臟腑受病累及胞門則當治臟腑爲主調經次之[illegible]則不調經而經自調矣。

終